

影弄花

· 逸 君 方

編主境男孔
刊叢本劇
集四第

行印局書

花
弄
影

五
巽
篆

本劇係根據屠格涅夫原著「村中之月」所改編。

編者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第

一

幕

台上佈置一客廳，半西式，右邊是牌桌和入書室的門；中間是通大廳的門；左邊兩扇窗，一張圓桌，屋角裏放着幾張沙發和椅子。牌桌旁坐着萬老太太，黃麗卿和金度饒三人，在那兒玩骨牌；艾琳和陶迅南兩人坐在圓桌旁邊。艾琳在結毛線衣；迅南手裏拿本書。

度（放上一張牌）老太太這一次怕又是我贏了呢！

太什麼？又是「二」，你那兒來那末許多「二」呢？（好像小孩子似地）不來了，今兒「接龍」全給你一個人贏了。

卿不礙事的，老太太等一會兒我一定放你的「天牌，虎頭」出來。

太到底是你好，大小姐。（喃喃地）你們儘把些大點子的牌派給我，這會兒又故意堵着我，不讓我出去。（對度）喂，你不能改出一張嗎？

度（笑應承地）好好好，我收回，可是我該出什麼呢？

太隨你，只要不是「二」。

度哦——（故意斟酌）是「五」還是「六」呢？

太六，六，六！

度 好吧，就是六（出了一張牌）該你出了，老太太。
 太（異常得意）我說的嗎？你們再沒法兒把我的「天牌」軋斷了的。哈哈……

（卿，金繼續出牌。）

琳（對陶迅南）怎末你又停下來了，快講下去！

陶（翻了翻書）後來，後來囉——

琳 後來怎末？

陶 後來——那天晚上鳴鳳再也不能夠睡着；她心裏想：「我去告訴他還是不告訴他呢？」後來她到底決定了一定要把這件事說給覺慧聽。要不然，這一生可不就完了！——艾琳，你怎麼想得起來的，叫我講「家」給你聽？

琳 你是不知道的，前些日子隔壁華太太對我說：「你有沒有看過巴金的家？」我一時答不出，只好說：「沒有。」她就說了：「啊呀，這末轟動的小說你都沒看過，現在電影話劇都在那兒演呢！」那說話的神氣多使人難堪……

陶 所以你叫我講了給你聽！

琳 可不是嗎？省得我自己去看，那末厚的一本書（打呵欠）

陶 你好懶啊！

琳 你不想講下去了嗎？

陶 哪裏，哪裏（唯命是聽地）——只要你高興……（講）後來——於是鳴鳳跑到覺慧書房前面。那時候，已經很晚了，到處黑漆漆地，書房裏點着燈，覺慧一個人正伏在燈下寫東西……

琳 （自己打斷他的話）今兒你看見康成了嗎？

陶 我剛在織布廠裏碰見他……他正在忙着，說是要召集全體職員訓話呢。他跑來跑去的，真有精神……

琳 他做什麼事都起勁……可是對於家裏，他却百事不管，全推在我的身上。這哪兒行呢？

陶 是的。

琳 康成就難得有功夫跟我談上幾句話。總是弄東弄西——他事忙，我知道。

陶 是的。

琳 這可不是他的毛病？

陶 是的！

琳 難道這是他的好處？

陶 我贊成你的意見，是的……

琳 （厭惡地）「是的，」「是的，」「真氣悶死了。你就只會說「是的，」只會贊成我的話。

陶 (驚) 啊, 這未說, 你倒願意我跟你吵嘴?

琳 我願意, 我願……好啦, 你還是講下去吧!

陶 (只好屈服) 是太太, 後來……

度 我出「二三」。

太 怎麼又來了? 這可受不了! (對琳) 艾琳, 艾琳……

琳 什麼事媽!

太 你來看看, 金先生老是出「二」, 我們偏沒有「二」, 簡直叫我們輸得要死了……他出的儘是些「么二」「二二」「三二」, 我已經跪了兩張牌了。

度 (故意地) 是三張。

太 瞎說, 明明是兩張。(對琳) 你說豈有此理, 不豈有此理?

琳 是的, 豈有此理!

太 (抹抹手中的牌) 這種牌真討厭! (對琳) 阿龍到哪兒去了。

琳 跟新教員一塊兒玩去了。

太 (稍不滿地) 啊呀, 我的少奶奶, 怎麼你讓他——(出牌)

陶 (對琳) 跟哪個新教員?

琳 啊，對了。我忘了跟你說……你去上海的時候，我們請了一位新教員，常川住在家裏。

陶 哦，是個什麼樣兒的人？「老夫子」嗎？

琳 不，年紀很輕，剛剛從大學裏出來的。我們特為請來給阿龍教英文和算術、國語，這學期阿龍打算不進學校了。

陶 哦……是這樣的。

琳（高興地）阿陶，你素來喜歡考察人的，那你不妨注意注意看，他到底是怎麼一個人？

陶 我嗎？

琳 對了，看起來他長得不太健壯，可是他很有精神……他雖然不怎麼玲瓏，可是……我知道你是不喜歡這一種人的，阿陶。

陶 為什麼？——你今天怎麼看着我這末不順眼，以前——

琳 不說笑話，真地請你注意一下。我覺得他是個正直有為的青年——可是誰又能說得定呢？

陶（好奇地）這倒不得不教我考察一下。奇怪——一個正直有為的青年……

琳 你不信嗎？（稍稍地想了一下）快講下去吧！

陶（心不在焉）後來……後來……

琳（忽地向四週看了一眼）哦，惠娟哪兒去了？一早就沒有看見她。（向陶微笑）把書拿開吧……我看

我們今天也講不成了……不如講點別的吧！

陶 叫我講什麼給你聽呢？……（想）哦，你知道我前幾天在上海住在黎逸民家，跟些少年人在一齊，

真教人看不慣，後來他們都對我厭倦起來。

琳 你怎麼知道呢？

陶 難道厭倦還能夠隱瞞嗎？別的全能夠……可是厭倦却不能夠……

琳 （看着他）別的全能夠嗎？

陶 （靜默了一下）我不知道！

琳 啊呀！阿陶，你這傻瓜！什麼都不知道！

陶 艾琳，你今天……

琳 什麼？

陶 你今天好像老是對我生氣？

琳 我是隨口說的……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並不對你生氣。我想的是一些別的事。

太 啊，又輸了。糟了！（對卿）這個壞人儘叫我輸錢。

卿 今兒金先生的牌運可真好。

度 托福，托福，都是因為沾着老太太小姐的運氣。

太 我的運氣我輸光了，還有什麼運氣。

度 不麗小姐，你——（觀她臉）

卿 （正襟危坐）我怎麼啦？

陶 （對琳）我越看你，就越不認識你今天那付臉兒。

琳 （好奇）真的嗎？

陶 唔，我看出你的確有了點兒變化。

琳 是嗎？……奇怪，我自己倒一點兒也不覺得……你以為我有了什麼變化？我有什麼事情發生了？

陶 （定眼看着她，然後）讓我想想看——

（忽然，阿龍從大廳裏跑進來，一直跑到老太太身旁，嘴裏不住地囁着。）

龍 婆婆，婆婆，你瞧（拿出一個竹子做的，可以搖的蛤蟆）。

太 乖孩子，拿來我看……這是什麼？

龍 蛤蟆！會叫的蛤蟆！

太 （不信）什麼蛤蟆……

龍 不信，你聽！（用手搖起來，發出「闐闐」的響聲，他故意放在老太太耳朵邊玩弄，惹得老太太大笑不止。）

太 够好玩兒的。一隻蛤蟆，一隻蛤蟆，誰給你做的？

龍 就是他，他！（指着白宗英，那時候他正站在廳門旁邊）

太 啊做得真好。

龍 白先生說還要給我做一隻蝴蝶風箏呢。（跳躍着，一面搖着蛤蟆）

琳 阿龍，拿來我看看。

龍 （跑到他媽那兒）啊，媽！白先生還會爬樹，一聳就上了樹頂。他說他要教給我。他還要教我洒水，他什

麼事情都肯教給我，只要我好好的讀書。（喜躍）

琳 （對白）白先生，你這末盡心的教我們的阿龍，他爸爸要是聽了，不知道怎麼高興呢！

龍 （很高興）媽，我喜歡白先生，我歡喜他！（拉白）

琳 （看着阿龍）我們的阿龍一向慣嬌了……請你不要顧惜他，儘管嚴一點兒好了！（向宗英鞠躬）

龍 （拉白）白先生，白先生，到花園裏走浪橋去。

（白點頭）

太 （對龍）這兒來，再給我慣慣……（拉他）

龍 （跑走）婆婆，等一會兒。（拉了白跑進廳裏）

太 （目送龍）多頑皮，多疼人的孩子。（對度和卿）不對嗎？

卿 不錯。

度（稍靜）該我做莊了（洗牌）

琳（很高興地對陶）你看這個人怎麼樣？

陶 誰呀？

琳 ……就是那個……剛才到這兒來的阿龍的先生。

陶 哦，對不起——我正在考慮着答覆你的問題呢……

琳 我的問題？

陶 你不是問我看出了你什麼變化？

琳 欸，你還想着那個。你倒說說這個新教員看！

陶（心不在焉地）是的，他的臉……實在是……不錯，他的臉長得平正，很逗人歡喜。不過我看這個人有點沉悶。

琳 唔……

陶（看着她）可是，這也說不定。

琳 迅南，你願不願意研究研究這個人？

陶 要是他知道了你這麼高興研究他，一定覺得非常奇怪呢！

琳 你以為是這樣嗎？

陶 唔，要是你對我也這樣……

琳 我對你是熟透了：既溫和，又文雅；柔順得像隻小綿羊，談起話來就像個老頭兒……

陶 什麼？

琳 總而言之，你的確是我們一個老朋友……

陶 老朋友。只怕這個老朋友你要厭倦了。

琳 （笑着）好東西才會吃厭呢！

陶 你也許是對的……一個老朋友……

琳 自然是個老朋友啦！……（低聲）你怎麼啦？難道還不满意我們現在這末相處嗎？你幾乎天天到

這兒來，我們天天在一齊……

陶 （得意地）嗯，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我簡直猜不透你，我就好像一只耗子一樣在一隻貓的手

裏，不……我歡喜這樣。

琳 （愛護地）啊！可憐的耗子。

太 哈哈，這一次你可輸了，你有二十點！

度 不，那是麗卿小姐的，

太 什麼，不是你的？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